

An exploration of Eileen Chang's "uneven contrast" through her work "One's Own Writing"

Linlin Da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Eileen Chang's literary confession "My Own Writ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systematically elucidating her core creative philosophy, "Contrast of Variety." By analyzing Eileen Chang's response to Fu Lei's criticism and her creative practice,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Contrast of Variety" encompasses three dimensions: in terms of portraying objects, it manifests as the authentic portrayal of ordinary people, abandoning the depiction of "perfect individuals" and showcasing the flaws and struggles of "ordinary people"; in terms of expression techniques, it employs multi-angle and focused objective presentation to create a three-dimensional effect of "looking at it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terms of expression connotation, it breaks through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classical drama, constructs non-absolute conflicts and multiple contrasts, and reveals the complexity and sense of unfinishedness inherent in life itself. The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desolation," as the underlying color of Eileen Chang's aesthetics, is not only a projection of her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the deep implication inevitably presented by the technique of "Contrast of Variety," endowing her works with enduring charm that transcends the times.

Keywords

Eileen Chang; contrast; desolation; ordinary people; non-dramatization

从《自己的文章》探析张爱玲的“参差的对照”

代琳琳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以张爱玲的文艺自白《自己的文章》为切入点,系统阐释其核心创作理念“参差的对照”。通过分析张爱玲对傅雷批评的回应及其创作实践,论证“参差的对照”包含三重维度:在描摹对象上,体现为对世俗凡人的真实性塑造,摒弃“完人”展现“凡人”的缺陷与挣扎;在表现手法上,运用多角度、有侧重的客观呈现,营造“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效果;在表现内涵上,突破古典戏剧化的二元对立,构建非绝对化的冲突与多元对照,揭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感。文章进一步指出,“苍凉”作为张爱玲美学的底色,不仅是其人生体悟的投射,更是“参差的对照”手法所必然呈现的深层意蕴,赋予作品超越时代的恒久魅力。

关键词

张爱玲; 参差的对照; 苍凉; 凡人; 非戏剧化

1 引言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其首部作品集《传奇》犹如其名,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她聚焦“家庭与婚姻”的女性叙事,在以宏大叙事为主流的文坛独树一帜。其作品常以“苍凉”为基调,描绘特定环境中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正是这些聚焦琐碎的生活细节赋予其作品动人的生命力,使“苍凉”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张爱玲的创作始终引发广泛讨论。1944年4月,傅雷以

笔名迅雨在《万象》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文章褒贬兼具。在这篇评论中“悲剧”一词出现达九次,傅雷既肯定《金锁记》悲剧性的“彻底”与“完满”,又否定《倾城之恋》悲剧性的不足,并在文末建议作者拓展题材视野。^[1]傅雷的文学审美推崇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强调刻骨铭心、彻底决绝、充满突转与极致苦难的崇高。他视“淫雨连绵的秋天”、“窒息与腐烂的气味”、“零星的磨折”等张爱玲笔下的情境为“没有结果”的烦恼和“未完”的预兆,因而不够“彻底”,难以承担“悲剧”之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傅雷在赞赏《金锁记》开篇的月亮描写时,称其“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2]。这提示我们,正是这种蕴含“无限未完韵味”的“苍凉气氛”,或许恰恰构成了《金锁记》悲剧得以“完满”的基石。^[3]

【作者简介】代琳琳(1993-),女,中国河北沧州人,本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张爱玲对此显然有所洞察。1944年5月，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做出有力回应：“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4]她进一步阐明，“参差的对照”是摒弃了古典式的二元对立，旨在呈现“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5]的复杂效果，却并未给出明确定义，但综合其论述可将其概括为：这是张爱玲通过非绝对戏剧化的冲突与对立，客观展现世俗的多面性，剖析普通人心灵的复杂性，从而塑造立体真实人物的创作手法。

2 “参差的对照”与凡人的真实书写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事实”、“认真”、“真实”的重要性。她坦言笔下人物不过是“软弱的凡人”，虽不及“英雄的有力”，也“不彻底”，但他们是“认真”的，并申明“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6]对“真”的执着，是张爱玲的核心创作偏好。因此，从描摹对象而言，“参差的对照”首先体现为她真实书写普通人的创作原则。在散文《道路以目》中，她谈及家附近军营扰人的喇叭声并不令其生厌，因为“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而“不纯熟的手艺里”方能窥见“人的成分”。^[7]在她看来，绝对的完美往往失却“真”，瑕疵恰能彰显世俗凡人的生动。因此，如“英雄”或“超人”般的“完人”便带有虚假性。

《第二炉香》中的愆细，被赋予众多象征美好纯洁的意象：洁白的婚纱、柔声细语、美丽脆弱的哭泣。然而，她最大的缺陷恰恰源于其“天真”。家庭教育缺失使其对亲密关系全然无知，误以为新婚丈夫欲行家暴。出于无知的恐惧，她选择逃避而非沟通，周遭的流言最终成为杀死丈夫罗杰的利器，她本人则是悲剧的源头。读者却难以过度苛责她，因其无知源于母亲过度的保护与控制。“天真”特质与“无知”缺陷在愆细身上构成一组“参差的对照”，二者相互印证。若张爱玲摒弃缺陷，塑造完美的“真善美”化身，人物便丧失“真实”感，故事亦将因缺乏戏剧张力而索然无味，失去回味空间。

另一方面，张爱玲认为“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8]。英雄个体终究是少数。时代浪潮席卷之际，多数人仅感“有点儿不对”，在“崩坏”进程中不易“大彻大悟”，只生出“奇异”之感。当“惘惘的威胁”降临，普通人的生活成为映照时代的最佳载体。无人喜好战争，亦无人能左右其始终；革命亦常裹挟个体意志。唯普通人对“人生安稳”的本能渴求，是与整个时代抗衡的主动斗争。^[9]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初求姑妈只为留港完成学业；《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赴港寻范柳原，表面赌婚姻，实为摆脱娘家冷眼自谋“前程”；《金锁记》中曹七巧分家时的哭诉，不过是为子女多争一份物质保障。这些家长里短的背后，潜藏着时代的惊涛骇浪。普通人被裹挟其中，无力扭转乾坤，

只求抓住浮木生存，然世事难料，结局常事与愿违。最终葛薇龙沉沦欲望成为交际花；白流苏虽获名分，范柳原仍在外留情；曹七巧的金钱枷锁困己亦困人。她们的“初心”与“归宿”形成强烈的“参差的对照”。张爱玲借此深刻揭示了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的普遍无力感。

3 “参差的对照”与多角度的客观呈现

在表现手法层面，为实现对普通人的真实塑造，“参差的对照”体现为由表及里、全方位、多角度的客观呈现。既往研究多聚焦“对照”本身，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主要围绕“如何对照”展开，对“参差”效果的实现涉及较少。事实上，鉴于“参差的对照”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可在其散文中可寻得相关线索。张爱玲在《谈看书》中指出：“事实有它客观的存在，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确比较耐看，有回味。”^[10]这清晰阐明了她对多角度呈现的态度。“回味”一词亦曾与“苍凉”在《自己的文章》中并置，其深层含义在于通过塑造真实的普通人，直抵读者心灵深处。那么，如何实现立体真实的塑造效果呢？结合张爱玲的创作实践，即是对人物外貌、神态、动作、语言、服饰等细节及其所处环境进行多角度呈现，并深入探究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以其成名作《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为例。她出场时头戴绿宝石蜘蛛面网草帽，隐喻不言自明。其语言塑造堪称神来之笔：与葛薇龙首次正式对话，劈头便问对方父亲是否在世。后在客厅会面，察觉侄女有可利用价值后，她慵懒倚坐，脚荡拖鞋，边问话边打量薇龙身形。前后态度的鲜明对照，将其虚伪与精明刻画得淋漓尽致。梁公馆的环境描写更为精妙：薇龙初访时是“金漆托盘”、“奇幻的境界”、“摩登的电影院”；离去时则成“白房子变了坟”、“鬼气森森”。这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角度呈现，通过前后情境的强烈对照，隐喻了富丽堂皇表象下潜藏的危机。

但要注意，多角度呈现不是全盘托出，随意铺陈，而是一种有针对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读者想看什么的了解。比如，在塑造《心经》中的许太太时，张爱玲在作品的前半部分并未花费多少笔墨，许太太的每次出场也不过寥寥几笔，不是去擦钢琴上的水渍，就是在修剪盆景，都是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描写，却也是这一系列出场即做家务、看似无怨无悔、不问世事的塑造，将她前期的“糊涂”与后期的“清醒”呈现出了震撼的对照，于是她不再是一个蒙昧任人欺骗的家庭主妇，而是有着许多难言之隐、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可怜人。

张爱玲高度重视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她在塑造的详略、强弱、轻重上皆经缜密考量，务求恰到好处。由于主体间存在“参差”，对不同主体的描摹也各有侧重，最终文本中的人、事、物、景诸要素如同错落有致的建筑，经精心排布呈现于读者眼前。读者能领略多少、如何解读、选取哪些主体进行对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理解力。这正是

“参差的对照”能达成“横看成岭侧成峰”效果的奥妙所在。

4 “参差的对照”与非绝对戏剧化的冲突

从表现内涵审视，“参差的对照”通过多角度呈现，使人物形象摆脱扁平化，对立主体超越二元对立，情节设置避免简单的两极反转。读者在阅读中能自觉发现不同主体间的内在关联，挖掘更深意蕴。这使“参差的对照”成为一种非绝对戏剧化的冲突与对立手法，也是张爱玲自觉突破刻板塑造的表现。

关于戏剧化的探讨可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确立了完整定义：应严肃、完整、以情节为核心，模仿行为，最终英雄主角因重大过失导致无可挽回的悲剧。^[11]此“悲剧论”影响深远，故傅雷基于此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悲剧”。至19世纪，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已开始探索“反戏剧化”倾向。20世纪，受中西文化双重熏陶的张爱玲，在创作中也进行了新的拓展。

张爱玲的作品中人物并非简单的好坏对立，冲突亦非大起大落的强烈对照。^[12]情节并非由严肃灾难或突转迫使英雄做出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生发于普通人心灵的挣扎与迷茫。《金锁记》中曹七巧言行惹厌、阻碍儿女幸福，根源在于其从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刻薄、掌控、浑身尖刺皆为其自卫铠甲，可恨亦复可怜。《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堕落是渐进式的：初见满柜华服是“看看也好”；后存侥幸，自认仅是姑妈的“幌子”；直至收到司徒协的贵重手镯方觉危机，然已深陷欲望漩涡。层层铺垫共同推动了其命运的必然走向，局部看似无关紧要，整体却构成无可逃脱的罗网。

非绝对戏剧化还意味着作品中的对立主体趋于多元，不再囿于单纯的光明与邪恶。一方面这源于作者的精密构思。如《第一炉香》中一段环境描写，几乎可视作“参差的对照”的注脚：“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13]张爱玲正是借此为读者搭建了“奇异世界”。另一方面则源于读者的文本参与。张爱玲主张“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14]。因此，步入这个处处对照的世界，读者不仅能识别“作者想给的”，更能体悟“自己想拿的”，促使不同主体间产生新的对照链接，彻底挣脱二元框架，实现绝对戏剧化难以企及的效果。

5 “参差的对照”与苍凉的美学底蕴

张爱玲作品中频繁出现与“苍凉”相关的意象。《倾城之恋》中“说不尽的苍凉”的胡琴；《金锁记》中长安放弃读书与爱情时“美丽而苍凉的手势”。通览其作，“苍凉”、“荒凉”、“悲哀”为其惯用词汇，这与其人生经历密不可分。清朝遗老的大家庭如同“华美的袍，爬满蚤子”，血脉中是对旧时代的眷恋，但新世界已然降临，张爱玲更多目睹的是旧家族的封建腐朽。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使其见识了多元世

界，她既沉迷《红楼梦》又接受西式教育。沦陷时期的上海是座孤岛，异域种族汇聚一堂，因此在众说纷纭的世界里难以觅得金科玉律，故不轻信任何“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父爱的缺失、后母的离间，使其对生母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直至逃离父家与母亲朝夕相处，“仙女教母”的幻象方告破灭，使她看清亲缘关系的实质。求学历程屡因战火中断，始终未获梦寐以求的文凭。张爱玲自身便是大时代下的普通人，深谙普通人关切所在。即便后来文坛成名，其背景亦是香港战事爆发、学业难继，需以文谋生……凡此种种，足以令其洞悉人生的苍凉本质。

然而，张爱玲眼中的“苍凉”并非对人生的全盘否定。细察其文字，常能发现她热爱生活细节的痕迹：喜听市声、喜欢穿行于清晨炉火的氤氲白烟中、爱雾霭与牛奶烧糊的气味。她在世俗生活中捕捉到诸多琐碎、零星的欢愉，却也深知“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15]

这种于积极的热爱中潜藏悲观的人生态度贯穿张爱玲一生。因此，浸润着“苍凉”意味的“参差的对照”必然成为其最核心有力的创作手法，并在其书写实践中臻于极致。

参考文献

- [1]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 1944, 3(11): 47-48.
- [2]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 1944, 3(11): 47-48.
- [3] 王蕊.浅谈张爱玲悲剧人物的塑造[J].青年文学家, 2016(21): 32-33.
- [4]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92.
- [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92.
- [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92.
- [7] 张爱玲.道路以目.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34.
- [8]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93.
- [9] 宋声泉.在“男女”与“时代”之间——重论《金锁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9(4): 123-132.
- [10] 张爱玲.谈看书, 华丽缘[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107.
- [11]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12] 张保华.“参差对照”的意义——重释张爱玲的“反戏剧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 107-113.
- [13] 张爱玲.第一炉香, 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1-2.
- [14] 张爱玲.论写作, 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82.
- [15]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 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137.